

【文摘】

詩僧蒼雪

孫昌武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

卓越的唐代思想家、也是著名作家的柳宗元曾說過：

昔之桑門上首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註 1]

這就明確指出了中國文化史上儒、釋交流的悠久傳統（柳宗元在這裡是從佛教信仰者的角度進行評論的）。而縱觀中國歷史，這種交流的成果、作用和意義是多方面的。正是在這一交流過程中，佛教對於中國文化的廣泛層面發揮著影響，佛教自身也不斷地提高了文化素質。具有鮮明的文化性格本是中國佛教的特徵之一。在中國佛教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一批批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僧侶，在諸多文化、學術領域做出了多方面的貢獻，這也成爲中國佛教自身建設的一大特色。而具有相當水準的詩僧活躍在文壇，正是這方面的典型表現。這些詩僧的活動無論對於佛教的發展，還是對於文學以至一般文化的發展都具有一定的意義，值得重視。這裡討論的明末清初詩僧也是著名華嚴宗匠的蒼雪，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位。

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說：

……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終不能無所關涉。即就先生是書所述者言之，明末永曆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於禪，以全其志節……。[註 2]

陳書以大量翔實可靠的資料，揭示了明清易代之際滇黔佛教之盛及其所做出的巨大貢獻；陳序則對於是書的價值做出精闢的評判。

雞足山是明季滇黔佛教興盛的一個重要中心，活躍在那一時期的有貢獻的僧人鮮有與雞足山無交涉的。而當時佛教隆盛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陳書卷三所述「僧徒之外學」，其中僧詩更是其中首先加以論述的。明季僧詩中佔據第一位的無疑當數出身於雞足、活躍於江南、以《南來堂詩集》名世的讀澈蒼雪。王漁洋說「今日釋子詩，以滇南讀澈蒼雪為第一」[註 3]。他生活在明清易代前後，「遭際半生荒儉世」（〈丁丑歲朝〉）[註 4]，「慚愧真僧世未忘」（〈海印庵解制賦謝吳太史駿公〉卷三下），雖然身處「方外」，但卻關注民生，感時傷世，特別是「國變後，更棲棲無定所，與往來酬唱者，類皆勝代特立畸行之士。所為詩，悲歌慷慨，多故國黍黍之思，吳梅邨氏稱大師之詩，蒼深清老，沈著痛快，當為詩中第一，不徒僧眾第一」[註 5]。

蒼雪（一五八八—一六五六），名讀澈，事跡略見友人錢謙益所作〈蒼雪法師塔銘〉[註 6]，中有云：

……師自號蒼雪，晚又號南來……滇省呈貢縣趙氏子。父碧潭，為都講僧；母楊氏。幼從雞足山水月老人為沙彌，管書記。年十九，慨然遠遊，孤筇萬里。扣《楞嚴》於天衣，受十戒於雲棲，受滿分戒於古心律師。聞雪浪晚棲望亭，往參焉。雪浪沒，巢松浸開法甘露寺，師年廿餘，古貌稜然，敝衣下坐。除夕，奮筆呈詩，一眾驚異。依一雨潤於鐵山，與汰如何師並為入室弟子。雪浪之後，巢講兩筆，各擅其長，而師殆兼有之，諸方所謂巢兩蒼汰者也……師面目刻削，神觀凝粹，所至賢士大夫希風禮足；博涉內外典，賦詩多新警句。住中峰，建殿買田，伽藍一新，在他人為能事，師未嘗有所作也。示寂寶華，實丙申閏五月廿二日，世壽六十九……[註 7]

蒼雪傳記又見《滇釋紀》、《吳縣誌》、《賢首宗乘》等書；近人陳乃乾著《蒼雪大師行年考略》，載王培孫輯《南來堂詩集》卷首，頗為詳密，可以參閱。

對於錢著〈塔銘〉，這裡可以補敘幾點：

一是他和雞足山的關係。他於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十一歲跟隨父親祝髮於昆明妙湛寺，然後即到雞足山，依水月大師，為侍者。水月名儒全，字周用，為當時遍歷諸方的海

內宗匠。蒼雪在雞足九年，內外學接受了良好的熏陶。他後來入川，又到江南，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入居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中峰，作為華嚴宗匠名噪一時。但他一生中對出身之地的雞足山始終懷抱著深厚感情。晚年有〈寄徒三和書〉說：「我一生得力受用處，全得汝水月師祖些些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向人吐露不得，即此真是衣鉢相承。」（遺文）從這番話可見他的學養主要得自雞足修學時期。其所作〈送唐大來還滇〉詩曰：

小艇難禁五兩風，雞山有路幾時通。殷勤為我傳鄉信，結個毛團在雪中。（卷四）

唐大來即另一位滇南著名詩僧、也曾活動在雞足山的擔當。又〈送僧還雞足〉詩云：

滇南古路路千盤，有客長歌行路難。筇杖半挑雲裡去，遠山一點雪中寒。瘴煙黑處深須避，烽火紅時仔細看。三月還家春色老，杜鵑啼殺杏花餐。（補編卷三上）

從這些詩可見他對滇南雞足的懷念，也正表現了他對早年所受學恩的回憶。

蒼雪為華嚴宗匠。錢謙益〈塔銘〉謂：「萬曆中蒼雪法師自滇適吳，得法巢、雨，為雪浪之玄孫，一燈再焰，人謂滇南萬里，邈若天涯，兩師代興，交光繼照，豈非華嚴法界中分身接踵乘願輪而至者耶！」他善書，更以詩名世。自兩晉以來，僧團中培養出眾多能文善藝的人物。中唐以後，更出現許多以能詩著稱的詩僧。宋代以後，中土佛教整體上呈衰落之態，但其在文化領域的影響卻相延不絕，這與一代代僧人在文化領域多所建樹有關。而眾多詩僧一方面成為士大夫與佛教交流的津梁，又以其具有特色的創作實踐直接對文壇造成影響。蒼雪即是其中傑出的一位。

蒼雪生活在明末清初擾攘動亂時代，發揚大乘佛教的積極入世精神，慈悲為懷，關注世事。在詩歌創作上他特別讚賞屈原、李白的浪漫主義傳統，其〈秦淮大社賦得投詩贈汨羅〉詩說：

行吟遙想放江潭，遺事傳聞自楚南。千古斯人沈不起，滄浪之水碧於藍。湘纍可吊魂安在，天帝無言問豈堪。蘭佩荷衣長已矣，蘆花蘸月影毵毵。（卷三下）

又〈泊舟採石磯謁太白祠〉詩說：

學士祠堂何處尋，峨嵋亭上月沈沈。詩才鵬翼垂天大，酒膽鯨魚入水深。峭壁與人同卓立，流風到我又狂吟。可堪不盡宮袍色，化作秋山楓樹林。（卷三下）

這樣，正道直行、竭忠盡智、終於投淵自沈以明志的屈原；胸懷大志、笑傲王侯、同樣以悲劇命運了結一生的李白，無論是人格還是詩才，都是他所神往並以之為楷模的。

蒼雪的詩「氣盛骨勁，想幽語雋」[註 8]。王漁洋評論說：

南來蒼雪法師名讀澈，居吳之中峰，嘗夜讀《楞嚴》，明月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萬曆大錢一枚，可往撿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句云：「斜枝不礙經行路，落葉全埋入定身。」「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山中。」此類甚多。己未二月，師弟子秋臯過訪，說此。秋臯有句云：「鳥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註 9]

這裡所引的第二首詩〈別九玉徐公訂鐵山看梅〉全篇是：

我欲求閑不得閑，君詩刪過又重刪。燈前預定看梅約，歲暮遙憐破凍還。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停舟記取溪橋外，望見茅庵直叩關。（卷三上）

這首詩典型地體現了蒼雪的風格：格律工穩，語麗情深，餘意無限。

蒼雪特工於近體，如〈葑門化城庵留別社中諸友〉：

相送了無意，臨歧忽黯然。回看吳苑樹，獨上秣陵船。春老還山路，江昏欲暮天。白鷗應怪我，聚散碧波間。（卷二）

又〈送朗腹入匡山投禮懃大師〉：

獨向匡廬去，安禪第幾重。九江黃葉寺，五老白雲峰。落日眠蒼兕，飛泉挂玉龍。到時應為我，致意虎溪松。（卷二）

這兩首詩都以領聯最工，把地名巧妙地箝入句子中間，濃重的離情別緒被生動感人地表達出來。第一首以白鷗典結句，表達聚合離散的感慨；第二首用「抗禮萬乘，高尚其事」[註 10]的慧遠虎溪典故，更具有深意。一般說來，僧人的生活本來窘狹，僧詩的境界多顯得窄小，多交往應酬或山林寂寞之作，又往往拈弄公案機語以求新巧，或偏枯地表述禪理而缺乏禪趣，結果難免所謂「蔬筍氣」、「酸餡氣」[註 11]。但蒼雪詩「大約長於詠物，古近體俱有異彩，不沾沾於近代禪和取支離公案與詩人爭一日名也」[註 12]。同樣下面的懷人之作，〈華山除夕有懷扈芷弟〉：

極目黃雲凍未消，扁舟隔斷楚江潮。一身雪裡逢除夕，兩處燈前話歲朝。久客不歸天際寺，送人常過澗邊橋。笑看往事何如夢，依舊東風到柳條。（卷三上）

作者作為僧人往來行腳，對於旅途風光、行路艱難自會有深切的體會，而如此在鮮明如畫的景物描摹中，交織著世事滄桑的悲涼和宇宙悠遠的永恒之感，則別有意趣。這類題材是蒼雪特別善於表現的。又如〈楓江晚發〉：

月黑江村樹，雞鳴古戍邊。才分漁火岸，正及稻花天。帆出樹頭去，船深波底眠。前程何所事，來往自蕭然。（卷二）

中年以後的蒼雪聲名籍甚，在教內外已有相當崇高的地位。但他一直不忘民生疾苦。他的描寫民生的詩也寫得清真語切，甚為難得。如〈雜木林百八首〉中的三首：

青天犬吠雲，白日花無語。農心那得月，償租似求雨。  
今秋山下田，莫問收幾許。愁課不愁饑，那得上倉米。  
斗水賣十錢，掘井深何底。而我山中人，猶幸富於此。（卷四）

這是描寫大旱之年農民無以為生的苦況的。又是以民歌體出之，把感情表達得格外真摯動人。這樣的詩特別表現出大乘佛教「四攝」、「六度」、慈悲為懷的救世濟民的精神。又〈贈蜀僧搥鼓篇〉：

打鼓發船船下灘，灘回石轉幾千盤。掉頭撥尾鼓為令，爾自蜀來非所難。輕衫短袖單搭帽，腰繫絲條三五道。勢如擒虎不放鬆，初下一椎驚鐵跑。一椎漸急一椎催，驟雨狂風大作雷。天門豁達三十六，古宮鐵樹頓花開。腕無力兮心亦苦，宮商變盡聲悽楚。滿座聞之涕淚橫，不見彌衡三搥鼓。（卷一）

這首詩的內容得自作者出川時的見聞，描寫長江上拉船繃夫的艱辛，充分表達了他的民胞物與情懷。古今有無數歌詠長江的詩篇，但這一題材卻是少有人描寫的。

蒼雪被全祖望「目之為『僧中遺老』」[註 13]。他生逢明清易代之際，前朝沒落的痛惜，鼎革後的故國情思，感時傷世，在作品裡都有十分痛切的表現。蒼雪的這類作品和當時眾多的「遺民」文學一起，乃是民族大義、愛國精神的特殊體現。他的〈山居四首〉寫於順治五年（一六四八），表達國變後不與新朝合作的情懷：

鶴馬遺蹤自道林，相傳野老尚堪尋。花開不擇貧家地，鳥宿偏投嘉樹林。棄世久拼隨世遠，入山唯恐未山深。命根斷處名根斷，十載應難負寸心。

山深麋鹿好為群，水豐草饒隔世氛。牽犢飲流嫌汙口，讓王洗耳怪來聞。鴻飛易遠逃羅網。木茂難求脫斧斤。不是絕人何太甚，人情更薄似秋雲。

匹夫有志實堪從，難奪三軍氣所鍾。聖代唐虞如在上，隱淪巢許亦相容。楚狂昔日歌衰鳳，漢室今誰起臥龍。草木餘年能遂養，大夫何必受秦封。

天子潯陽特詔宣，虎溪慧遠志辭堅。僧因錫號恩逾重，山不稱臣怒受鞭。獅子爪牙隨踞地，象王鼻孔任撩天。慧持入定今何在？老樹枯禪不記年。（卷三下）

這與當時遺民間的抗清思潮相呼應，成爲他詩作裡最激動人心的部分之一。最著名還有〈金陵懷古四首〉：

倚樓何處聽吹笙？二十四橋空月明。斷岸青山京口渡，江翻白浪石頭城。長生古殿今安在？餓死荒台枉受名。最是勞勞亭上望，不堪衰柳動秋聲。

天子何年下殿走，蕭蕭變起事先征。挺戈一卒當洪武，罵賊孤臣泣孝陵。青草天涯無限路，白頭宮禁有歸僧。乾坤莫大袈裟角，覆得雲山到幾層。

浪打山根斷鐵繩，降帆曾見出金陵。三軍天塹如飛渡，六月江流忽凍冰。剪尺杖頭懸寶志，山河掌上照圖澄。可憐白帽逢人賣，道衍終是未了僧。

石頭城下水淙淙，水繞江關合抱龍。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鍾。鳳凰已去台邊樹，燕子仍飛磯上峰。抔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卷三下）

這是用傳統的懷古爲題，寫明初惠帝朱允炆和成祖朱棣爭奪帝位之爭，來寄託對於明室滅亡的感慨。因爲明王朝本在金陵立國，南明王朝又在金陵失敗，影射的意味就更爲顯赫。第一首借詠南朝蕭梁的敗滅，以江山依舊表達世事變幻的悲哀，特別是用梁武帝「餓死台城」的典故，批判惠帝腐敗無能而喪家滅國。第二首寫燕王破金陵，惠帝君臣回天無力的境況。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在今南京東北鍾山南。第三首詠道衍事，這也切合作者自己僧人的身分。道衍（一三三五—一四一八），俗名姚廣孝，《明史》有傳。他年十四度爲僧，博學多才，能詩善畫，元末兵亂，深自韜晦，參徑山愚庵智及得法，洪武中，以宗泐之薦，隨燕王赴北京，燕王起兵有天下，用力爲多，論功居第一，賜復俗姓，復命蓄髮。冠帶而朝，退則緇衣，曾監修《太祖實錄》，參與編纂《永樂大典》[註 14]。作者以道衍來表達自己終於未能忘記世情的感慨。第四首描寫金陵一地時移世易的景象，結以明室的殘破荒涼，抒寫朝代更易的悲憤。這一組詩沈鬱蒼涼，慷慨凝重，頗得老杜風神，歷來受到推重。

易代之後，蒼雪戀念故國的情懷不忘須臾，作品裡在在有所表現。如〈胡清壑七十年逢鼎革〉詩：

救世非無術，憂時莫問貧。畫圖聊引杖，詩版代催薪。白雪驚人句，青山不老身。何當七十叟，又作亂離民。（補編二）

這本是祝壽詩，一般多做應酬語，但這裡卻在祝禧頌揚中表達了時事喪亂的感嘆，在一般地對懷才不遇的同情中注入了國破家亡的沈痛。

江南本來是文人薈萃之地。清室定鼎北京之後，建都南京的南明王朝曾一度成爲抗清復明爭鬥的中心，匯集了更多人才。後來在新朝鞏固之後，這些人的進退出處不一。例如下面將提到的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史書上被列入「二臣傳」，後人對其操守變易多有微詞。蒼雪與他結下長久的交誼。後來他爲蒼雪寫了〈塔銘〉，又寫了〈南來堂集題詞〉。與蒼雪交往最爲深厚、唱和最爲頻繁的當屬吳偉業。吳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二），字駿公，號梅村，崇禎朝任翰林編修等職，參與復社，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名重一時；曾參與南明王朝，以與馬世英等不合，僅二月即歸鄉里；清順治十年（一六五三）被迫出仕北京，三年後奔母喪南歸，隱居終身。鼎革後他夾在卷懷故國和出仕異朝的矛盾之中。蒼雪與他可說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作詩唱和，大體也旗鼓相當，也正表明其創作的藝術水平。如〈丙戌立春曉望懷婁東吳司成梅村諸公〉：



婁東百里別來長，夢破淮南國已亡。萬井人煙沈下界，一時群動起東方。六街天外迎春色，半夜空中見海光。遙憶人龍當此際，九淵深處好潛藏。（補編卷三上）

丙戌（一六四六）是清王朝立國第三年，也就是南明王朝滅亡的次年。順治二年五月，南明大臣趙之龍等獻南京降清，繼起者有福州的隆武政權、魯王紹興監國等。詩裡「萬井」一聯，用「人煙沈下界」來形容金陵陷落，南明滅亡，用「群動起東方」來表現各地繼起的抗清勢力，詩人的政治傾向十分明顯。次年有〈丁亥秋王奉常煙客（時敏）西田賞菊和吳宮詹俊公韻二首〉詩，說：

東籬寂曆抱幽香，誤認柴桑是墨莊。霜下染來僧衲素，風前翦去羽衣黃。自甘野逸惟宜冷，未必秋心不向陽。草色也同霜色落，更從何處覓花王？

傳來野圃成家世，漫比芙蓉老更妍。一笑正逢留客醉，滿頭爭欲插花鈿。好看傲色嚴霜後，獨耐秋寒晚節全。恥向西風鬥紅紫，避人終不受人憐。（集三下）

丁亥是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是清朝建立後的第四年。吳偉業原唱曰：「九秋風物令公香，三徑滋培處士莊。花似賜緋兼賜紫，人曾衣白對衣黃。未堪醉酒師彭澤，欲借餐英問首陽。轉眼東籬有何意？莊嚴金色是空王。不扶自直疏還密，已折仍開瘦更妍。最愛蕭齋臨素壁，好因高燭耀華鈿。坐來豔質同杯泛，老去孤根僅瓦全。苦向鄰家怨移植，寄人籬下受人憐。」[註 15]吳原唱表示不能學陶潛（彭澤）的隱居，又羨慕伯夷叔齊的不食周黍，餓死首陽山。蒼雪和作則主要借詠菊花的經寒傲雪、秋心向陽來表達眷戀故國的情懷，意味深長，感慨無限。又蒼雪〈次韻吳駿公見寄〉：

國破家何在？山深猶未歸。不堪加皂帽，寧可著緇衣。夜氣含秋爽，空香濕露微。遙憐玄度夢，時傍月烏飛。（補編卷二）

這一篇首句用杜甫成句，意味更顯得深遠。頸聯更明確表達不仕新朝而寧可棄世逃禪的志向。吳梅村晚年不得不違心出仕，內心裡懷著無限矛盾，他「屬疾時作令書，乃自敘事，略曰：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為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鄧尉靈岩相近，墓前立一圓石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註 16]。蒼雪與他有深交，唱和之作正表現了對友人情懷的瞭解。

又〈讀吳太史永和宮詞〉：

永和詞讀罷，國史憶江東。御水流紅字，官階怨草蟲。行雲驚夢斷，飛雁寫生工。話到豪華盡，昭陵夕照中。（補編卷二）

〈永和宮詞〉是吳梅村的代表作之一，描寫帝王嬪妃（田貴妃）的恩寵悲歡，引發出改朝換代的滄桑之感。蒼雪讀後，深有同感。又〈過訪駿公吳太史次西田韻二首〉：

建章封事未全稀，曾望天門欲扣扉。三詔征來堅不起，一官休去早知微。懷深楚客悲相向，夢入秦庭哭繞圍。始信秣陵當日事，袈裟猶勝袞龍衣。

潮凍婁東信見稀，不辭遠訪繫船扉。別峰早已安心竟，斯日難酬問法微。樹下覓環驚夢破，身後留帶解腰圍。優場笑殺真浮世，不換原人只換衣。（補編卷三上）

這前一首寫吳梅村在南明王朝的遭遇，代抒大勢已去、無力回天的悲哀；後一首寫他隱居不仕新朝的志向。又〈次答吳太史駿公〉：

高閣清華憶木天，南山久不到西田。秋光惜別分三徑，月色思看坐一船。舉世不堪皆盡醉，獨醒誰更復相憐？《春秋》著罷須藏稿，甲子書來又六年。（卷三下）

這裡頸聯稱讚中有期許，尾聯則期望對方著作《春秋》以尊王攘夷，褒貶時事，而「書甲子」則用陶淵明典：沈約《宋書·陶淵明傳》上記載：「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註 17]實際上蒼雪本人的詩也採取「唯云甲子」的做法，來表達其眷戀故國、不與新朝合作的姿態。

吳梅村生不逢時，仕途多舛，無力挽救舊朝的覆滅，又不得不違心出仕新朝，其作品感慨興亡，被評論為「千古哀怨托騷人，一代興亡入詩史」[註 18]。如果合讀他與蒼雪的詩作，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二人的情誼是不同凡響的。

與蒼雪交誼深厚的還有毛子晉、陳繼儒、朱彝尊、姚希孟、朱鶴齡等一代著名人物。最可注意的還有那些剛正不阿、有志恢復之士。可舉出劉曙為例。劉曙字公旦，崇禎進士，復社成員，南都陷，被殺。被殺前絕不屈膝，賦詩別母就刃，詩云：「孤臣孤子淚如泉，死傍君親即灑然。吾道直如弦上矢，此心清似水中蓮。枕戈未雪河山恨，濡筆空勞史冊傳。欲戀春暉報慈母，登堂愁賦〈白華篇〉。」[註 19]劉永錫有〈弔劉公旦〉詩：「平生志節許誰攀，慷慨孤忠誓不患。張許塚前惟碧血，夷齊身後有青山。魂依故嶺啼玄鶴，死望南州舞白鷗。忠孝誠為千古事，慚予鬢髮淚斑斑。」[註 20]蒼雪則有詩〈次答劉使君公旦見贈〉：

支床雞骨鶴形儀，盡向新亭泣亂離。彭澤飲冰休問渴，首陽高臥竟忘饑。煙塵蔽日天無色，風雨聞雞夜劄眉。一息僅存亡國恨，片言相對是何時。（卷三）

又〈花朝前二日過訪劉公旦廬墓〉：

披帷斯在訪溪幹，水樹當門墓氣寒。臥病但書殷甲子，避人猶是漢衣冠。恩愁感切情何有，草木春深淚不乾。日望故都吟更苦，舉頭遠近問長安。（卷三）

這篇作品歌頌墓主心懷故國、堅持操守的忠義風神，而這種讚賞正表現了作者自身的政治態度。

僅就詩歌創作而言，蒼雪在生前也得到相當崇高的評價。文祖堯〈壽蒼雪法師六十〉詩評論說：「鍾、王不敢獨縱橫，太白從今常壓倒。」前一句說的是他的書法，比擬為鍾繇、

王羲之；後一句則說他的詩壓倒李白。這當然是誇大之詞。但如上面提到的，蒼雪寫詩確實有意追蹤李白，其浪漫氣質確也得到李白的某些風神。吳偉業的〈哭蒼雪法師〉有句曰：「得道好窮詩正變，觀心難遣世興亡。」[註 21]前一句是說他的詩繼承和發揚了《詩經》傳統，後一句則指出他的作品內容的興亡之感。汪縉〈中峰題蒼雪大師畫像〉有句云：「花開湖上宗風妙，聽澈泉生句法留。」[註 22]上句說他弘揚了華嚴宗風，下句則讚揚其詩法可作為後學楷模。近人陳衍說「蒼雪南來妙諦拈」[註 23]，金葆楨稱讚「蒼雪生平詩力健」[註 24]，都給與這位詩僧崇高的評價。

以上介紹詩僧蒼雪，是明末滇南佛教文化成就的一例。明代的滇南得到大力開發，佛教的發展是其一個重要方面，而當時的佛教又對整個雲南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包括雞足山在內的滇南佛教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弘法人才，其中更多有文化領域成績傑出的人士。他們不僅成為當地教內外交流的紐帶，也促進了與中原的文化交流，這對於雲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 【註釋】

[註 1] 〈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註 2] 《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二四〇頁。

[註 3] 《漁洋詩話》卷上。

[註 4] 《南來堂詩集》補編卷三上。本文引用蒼雪詩文據王培孫輯本（上海：一九四〇年）；隨文註出篇名、卷次。

[註 5] 姚子甫，〈南來堂詩集序〉。

[註 6] 《滇系·藝文》卷六載此文，署吳梅村撰，蓋以乾隆年間錢集被查禁，以避時忌；見陳垣，《釋氏疑年錄》卷十一（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第三九二—三九三頁。

[註 7] 《牧齋有學集補》，《續修四庫全書》本。

[註 8] 陸汾，〈南來堂詩集序〉。

[註 9]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

[註 10]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三〉，《弘明集》卷五。

[註 11]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近世僧學詩者極多……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來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失笑。」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四二六頁。

[註 12] 魏憲，《百名家詩選》小引。

[註 13]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五三頁。

[註 14] 參閱《明史》卷一四五。

[註 15] 〈王煙客招往西田同黃二攝六王太子彥及家舅氏朱昭芑李爾公賓侯兄弟賞菊〉，《吳詩集覽》卷十一上。

[註 16] 《吳梅村年譜》。

[註 17] 《宋書》卷九十三（中華書局，標點本）第二二八八—二二八九頁。

[註 18] 陳文述，〈讀吳梅村詩集因題長句〉，《頤道堂詩集》卷一。

[註 19] 此據《小腆紀年》卷四十九〈忠義一〉。

[註 20] 《啓禎遺詩》。

[註 21] 《吳詩集覽》卷十三下。

[註 22] 《南來堂詩集》附錄四，〈諸家酬唱彙錄〉。

[註 23] 〈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萬首論詩絕句》第四冊（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五一頁。

[註 24] 〈北雅樓論詩新詠〉，同 [註 23]，第一六〇一頁。